

萬惡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義九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持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

皆知則效昔韓忠獻公琦初為益利路體

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

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飢公復多方

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富文

忠公鎮清杜適河決八州之民送入京東

公勸民出粟得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

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得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里遠近受

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敬元發知

鄆州適淮南京東飢公葺城外廩營一千

二百餘間以處流民所活者五萬李允則

知潭州適歲飢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

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

家財為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文惠堯佐

知壽州適歲飢公曰與其今率孰若身先

於是自出已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為助

所活者數萬王懿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

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

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

十萬胡文恭宿為揚子尉適大水民多漂

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

千曾中書筆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

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

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

者數千蘇文忠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

橐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

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

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

父天母地 氣均體同 宗子家相

下及百工 相為鞠育 以禪化功

豈縱其上 濟民困窮 匪民之戕

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老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大抵治貴行其無事
況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
安以為便其可妄意改變以從已說乎若
從已說未必有便於民適所以自取擾亂
激昂喜事之言其可盡信昔杜祁公經撫
關中布衣有張洞者鬻髯黑面青衣布裘
持一詩代刺為謁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
兵誰解掃塵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
王早築臺及補以一官尋以賊敗韓魏公
鎮陝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書論事且獻
崆峒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渭塵布衣
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及補以官無異冗吏
呂許公在朝布衣有雷簡夫者以薦召對
其氣可以吞敵及敷奏亦復詳敏朝廷便
欲大用許公堅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
與嗣宗為人無異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
李戒者上書論事且言少學仁義之道不
在顏回下又言三皇不聖惟孔子聖孟軻
以下皆不足道韓子華知成都亦復以此
說進于華感之及與荆公同判三司即為

其人未及引用發狂而卒然則激昂喜事
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趙韓王為相每有新
進喜事之人投進利害文字一切不顧季
簡穆為相凡封事建議務更張喜事激昂
搖鼓押閹浮薄新進之徒一切屏去當時
皆稱二公為相得體鄉使輕信豈不易致
擾亂乎

贊曰

政者正也 容私則偏 貪夫殉財

夸者喜權 理為勢奪 法以情遷

賞罰易置 紀綱棄捐 害于而國

爾身易全

賞及非義

傳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大抵義之
為言猶言宜也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之
謂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為乎景德
中北虜寇邊河朔郡縣屢罹其毒主兵之
將為自安計莫肯少挫其鋒時李居正以
小官催征稅於一鎮忿其凶獷鳩集市人
召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

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因壯其勇終
無一人肯議其賞惟張忠定詠察以聞奏
奏至上大喜立為居正遷數官召為閣門
祇候居正承恩固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
正急往見之見終不獲因厚賂閣者俾傳
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
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謹畏此報
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居正得
之愈於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身居正及
賞可謂義矣史吉為延州指揮使康定中
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與監押皆欲引兵
匿深山俟虜去始歸吉率所部數百人遮
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
以實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
芻糗何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
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
不然不敢以此兵從二人慚懼引轡而返
虜忽圍城吉復率眾拒守數日虜去寨主
監押皆以完城遷一官二人及賞非非義
乎嗚呼吉雖身不及賞其後官至團練使

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遠為郡夫人是充
愈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

替曰

不義而賞 垂戒孔聖 不義而侯

光武失政 賞盜勸姦 國何以今

爵及惡德 是衰天命 所以冢宰

詔王八柄

刑及無辜

傳曰刑也者所以懲惡也無其惡而輒刑
及之即太上所謂無辜也人間私語天聞

若雷無辜顧天天不開乎燕州百姓有錢
舉者証其弟為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不
與均分前後官吏皆受舉錢不公其斷惟
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及許
州通判徐沂被差就秦州置獄根勘沂復
失於園莽為推司楊仲和轉弄反將朱惜
姐勘斷磨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
行聞天慶觀有道士張君叟者善章奏自
備香信就觀建設三醮以祈景既君叟初
伏地投詞即如新曉明日始龍起曰某到

天門見北極大帝帶領佑聖院善惡都判
真武真人奏通判在燕州不合枉斷干
證人朱惜姐磨杖十三事且怒日指揮曰
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籙照問汝奏對
有差不得還矣其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

有之言訖汗洽不勝摧沮未幾果卒又有
士子揚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儻
驟往水門逐其父母無何中路逢一醉人
羅織毆擊儻者潛遁無人解勸遂至官時
濕伸舒判開封但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

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不食者已累日
矣其夫亦下第從外歸見妻被杖不勝其
忿詣府申說伸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而
死是夕伸舒即夢城隍司責曰子太鹵莽
妄決良人吾已關報東嶽及奏聞上帝禍

將至矣明日上知伸舒以下皆罷職又有
幽冥之譴當如何哉

替曰

過小則赦 罪疑惟輕 聖人之意

刑期無刑 矧是無辜 而弗哀矜

殺人取財

枉獄所及 排根引繩 寬濫充斥
可不痛懲

傳曰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為
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請以醫家言之

庶幾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緩急妄索事分
殺人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墮
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辯察不明用藥差
互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有

此五失披術行醫其於殺人甚於誣刃挺
刃之下不常要害尚有可活一瞬之下五

臟俱壞是有活乎肯顧哉以病就醫遂至
殞命既而復蘇氣息微細死生不分十有
三年陳景仁妻張氏亦有微疾醫者誤投
血隔之藥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陰府不收
魂神蕩越散遊無定所至輒為界分土地
驅逐不勝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適與相
值遂得合為一體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
獨歌獨語時其父尹京適中使秦中立過
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為秦聞北極蒙真

武真君憐其夫橫即日及今受生更不從陰府孰謂醫者不殺人乎惜其不知醫之為術升陸最速普澤拘羅尊者於往世施一訶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緣於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嘗有病其最後身值佛出家證阿羅漢果於五百眾中獨為上首王叟以針刺為生不計錢數所理多致一日告衆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氣不絕者累月劉燼亦行醫雖勞不倦所療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醫家能善用心而立獲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醫其子慶第二人及第至觀文殿大學士張仲和喜用其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與大邦作提轉者今已數世此亦醫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信相善薩至一地獄見一罪人熱鐵灌身鐵釘釘體稽首問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世常為針師妄施砭刺是以此報日蓮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哭泣告曰

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諸禽蟲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蔡州神尼于惠善者嘗與客坐有宰二牛而過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醫人坐誤殺人因呼其前世名守二牛皆應此亦醫家不善用心而墜三惡者也嗚呼善不善業備錄在前或順或違爾宜自擇

賈曰
財怨之府 利爭之因 積而不散
猶能禍人 殺越于貨 乃欲保身
頽頽貪吏 吞噬富民 藉沒死徒
疑無蒼昊

傾人取位
傳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隸於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則隸五嶽四瀆大抵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

亦不可得孰謂為不然乎昔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詞稱旨除右拾遺直史館兼秘閣意猶不足曰吾喜作文且好黃白但得水銀銀錢一文知制誥一日足矣上聞許之制未下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加獎諭將有進用之意偶以鞠獄左遷知閬州一日驛遞堂帖促令乘傳歸關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絕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况傾人而取之者乎若傾人取之又免有一段因果如彌德超虛多遜旋踵及禍是也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勲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誣以不軌極口傾之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超普再秉鈞軸力為辯雪帝悟即日遠寬德超而待彬如故虛多遜見宰

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王祐使為已助悉力傾之祐不從乃自為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然則人之有位是可傾而取乎躁進者當以此戒

贊曰

工本代天 位必稱德 沾沾淺夫

置命用力 徒傷雅道 無益於德

如螳窺蟬 黃雀鼓翼 天道好還

視我儻則

誅降戮服

傳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之者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眾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况所持之器皆星官所主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然則器可亂用人可樂殺乎

不聞王顯之事乎王顯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鬚若剛鬚笑則口角至耳自稱鄴都觀主持刺為謁曰昨上帝牒到二萬蕃魂本觀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於殺之則名益當世奪壽十年二者惟

自擇公以為狂叱起之未幾契丹引兵獵

梁門適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顯記

庫中有弓弩材木數千因命工連夜斲削

乘其不備縱兵擊之蕃兵大敗明日蔡京

觀斬首恰二萬級方悟道士之言已無及

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樞密顯離定州

纔十三日而卒嗚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

果於殺之奪壽尚爾况已降且服者乎當

知誅降戮服誠當獲罪蔡居厚知鄆州有

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

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

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

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還曰適到陰司

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說作心詞

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

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柳繫懸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呼左提右掣如垂絕狀既蘇復澆澆既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歸切便語吾夫人今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

鄆州一事然則誅降戮服是可為乎

贊曰

刑典議辟 闕殺則輕 禦敵斬賊

是曰應兵 事不獲已 宜恕以情

乃若降服 奚俟兵刑 彼固易殺

天道神明

貶正排賢

傳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復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樂則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識大體者便可作護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權能鎮撫者便可寄方面有風力者便可作監司廉於財者便可主財穀知愛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則小大之職各得其人野無遺才而百事舉矣若

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朝廷有人
 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
 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
 甄拔者太上無不收錄而妄有貶排者太
 上亦無不深謹昔韓崇拔一索安於書佐
 位至司徒其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譬之昏
 夕夜光素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為
 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璋玄授以泥丸紫
 戶之法遂得度世今在豐都為定錄府左
 理中監主始學仙者本朝諫議大夫謝泌
 最為知之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
 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拜曰
 老臣又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
 其薦也臨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
 而逝頭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甄拔
 而立為太上收錄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
 司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
 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沫
 被席人皆指為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陶
 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

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
 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
 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
 排而為太上深謹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為
 無罪乎

贊曰

賢人正士 體國愛民 苟用於世
 大庇斯人 排賤之害 非止其身
 國患莫恤 民隱孰伸 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李昌傳 耶清之贊

表十

凌孤逼寡

傳曰於孤郵寡上文既已定為善人凌孤
 逼寡今復定為罪自然則孤可凌而寡可
 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
 其孤寡況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師真
 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園通院有道德者姓
 郭善種萊隨時祈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
 道者素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以密
 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
 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見光祖乘空
 而來奏曰臣本北極佑聖院真武真君部
 下副參謀官郭道者乃北極下檢法使皆
 以微過謫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
 祿且有少請故特來謝臣兒庭之未語朝
 政願垂訓誨無令尸祿有玷父風言訖不
 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
 翰言本閩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師因
 遊百果山忽於天壽洞被二青衣攝去宣